



漢隱集

共六

~ 16
2358
3





和
29493
門 和
號 2358
卷 6-3

漢陰先生文稿卷之五



疏劄

辭職劄

伏以臣聞迫事情呼籲 聖聽庶蒙至仁矜念保
全伏奉 溫批勉諭太厚莊誦感泣字字銘鏤第
福過之身志願未遂 隆眷疊辱致災必速震惕
罔措不意數日 息命又及老父陞之宰秩授以
實職瀝血之章反歸虛具非常之 渥復見優洽
臣於此際惶感惘恍益迷所處自念破格顯親之



寵異自己應受之爵欲辭不敢 朝廷命德之器
非一家慰悅之資陳 謝亦難悶默經旬以俟公
議老父積年當冬為患之證自近來轉深連以藥
物調攝不得登途益大稽謝心熱極熾臣亦煎慮
結戀怒如病狂精神昏錯諸疾迭發造物所忌神
鬼為戲於此亦可徵矣臣之以榮滿為懼而欲暫
解匪據者意實無他唯恐夕照如飛餘光不久為
鳥至情緣臣之不知止足而重貽災累抱悔恨於
無窮耳寧有一毫為奉身自安之計而忍孤 兩

朝生成之洪造乎臣之所處實為狼狽每誦前後
宸章唯有滴襟涕洟伏乞 聖明更 加體諒
許適臣相職俾得與老父共免滿溢顛覆之患不
勝至幸臣無任惶悶祈祝之至取 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私情甚迫公議難冒煩瀆乞退罪合萬死
伏蒙 聖批辭旨極峻氣塞心灼戰慄靡定 天
高地厚置身無所跼躅徊徨垂泣愴恍已過七晝
夜不知所出心疾日發有同驚惑昨者 嚴召再

降殞越惶懼悶感奔詣未遑陳達危惘竊伏惟念
昊天至仁轟霆斲試而雨露有普被之澤白日至
明覆盆雖阻而光輝無不燭之處今臣狼狽之狀
古所未有不為仰訴於 天日更望曲全於何地
敢盡哀鳴終冀 裁處臣老父在病不即歸見為
為至情掩涕不論抑臣之所叨者乃中外具瞻之
位也所見斥者乃害正欺君之罪也疏辭膽布四
方傳說害正為小人之尤甚欺 君為臣子之極
罪雖在小官如負此名則責以苟處難矣自古以

未安有忝名相臣詬詆如此而冒居其職者亦死
臣觸忤既深時議共非繼此而刺劾者必將
而起縱 聖度包容每 加謬眷寧暇種種 曲
庇於低首避諱之一棄臣而臣亦將何顏面拋棄
廉恥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耶 恩之反有災 留
之祗為忍臣身不足言奈 國家事體何臣素以
謫劣早出名途 兩朝盛恩涯分踰溢覆餗形渥
理之固然生逢 堯舜未忍便辭犬馬愚忠尤坊
耿耿顧臣所遭有出於萬分不得已者 天鑑體

念亦必憫然何可至此不諒而又強於所難處以滋其疾以益其顛沛耶舉足則辱國杜門則違命持此安歸竊自悲矣元首股肱相須成體聖教及此尤切感泣人之所重乎有手足者以其指使行動無不如意而為頭目之衛也若癰疽重發不能屈伸則當用鍼石導氣疏鬱解腕砭骨亦不顧惜而後死肌盡去血脉與全體流通如或徒事格護不即決治使病根日深浸淫滋盛以至指大如股脛大如腰以為一身之憂雖有悔咎嗟何及矣然則股肱同體宜察理病臣之乞免匪據鍼石治瘡也充位苟度護疾而致跌戾也其利害所關不止臣身終恐為君父之羞臣寧取違命之誅不當添辱國之罪仰惟天地父母豈不矜恕於此乎曠官連月虧損漸大離親半年方寸益亂伏願聖慈憐察多般情悶亟許速歸俾全君親之義臣舉家感戴瞑目泉下亦復嚙結無既矣不勝切迫祈懇之至取進止

辭職劄

漢陽先生集卷三 四
伏以臣父臣某今年七十一歲氣力逐年漸憊去
春患病歷累旬而獲歇去夏嬰病過數月而復常
老人半年再病傷損頓劇理勢然也此皆臣之無
狀叨竊爵祿福過涯分以致災於老父之身晨夜
慄慄為懼矣粵自初冬老父家中不寧孽弟與婢
僕相繼卧痛亟欲移寓老人慙感風寒輒為病祟
當此冬節又不克起動每切憂德昨夕家僮來說
老父自本月十四日寒熱頻作頭疼痰緊沉眩困
惱飲食漸廢臣以獨子違離在此奉養救護只委

諸婢僕之手及聞此報驚憂忽忽夜不交睫方寸
如此豈暇念他事乎往者臣劄辭本職略及烏烏
情願蓋慮有此等狼狽耳竊念本職與庶官有異
自臣冒就以來多辱體面又復曰私乞由屑屑出
入重見刺於群議豈可虛帶首相之號益積曠官
誤事之罪乎臣實惶悶不知所出伏乞 聖慈體
諒此間情勢 亟遣臣本職俾得往救病父則父
子感戴 隆恩庶於他日誓共隕結以圖報 洪
造之萬一矣臣無任切迫祈懇之至取 進止

漢書卷之五十五 五

辭職劄

伏以臣臨年老父疾恙頻劇情事悶迫勢難供職
連章乞遫以俟 恩命伏蒙 聖批辭旨益峻竦
慄抑塞罔知所措竊念臣之無狀福過灾生臣父
自去冬大病之後氣力頓減痰濕風眩脾弱肺傷
等症種種為患發作頻繁去月之間添傷時令前
患尤重每消息之至臣之方寸驚亂靡定玆欲受
由歸救而本職異於庶官屑屑出入有妨事體不
得已為辭遫之計庶幾 天日俯燭下情區慶曲

全矣不幸控閤之章遽發引嫌之後瀝血哀籲反
為因事規免之歸詞臣撰 不允之教指臣以公
事間細故而引疾是掌 辭命者不悉臣本情也
儕輩移書或認為因嫌辭退是外人不知臣本情
也臣私切嘆訝而所仰恃者唯是 天鑑孔昭必
察實狀耳豈意日月之明猶未遍照勸勉之說
交起 經席臣之惘臆於何披露臣之情悶於何
開寫苟帶重銜奈國事何不顧病親奈人倫何仰
天罔極自訟流涕而已臣本不佞但有一片愚誠

漢陽先生集卷三 六
夷險所遭常欲自盡不敢回互規便身圖人所知也
也以一番臺諫之 啓而惓惓欲決去就臣雖驚
淺粗識人事決知其不為是也抑臣自壬辰亂離
險阻艱難備嘗萬事受 命勞勩不遑將母遂失
面訣纔過襄葵又蒙 先王嚴旨奪情如恨終天
今之所欲孝者只是偏父而年迫病深衰邁艱度
夕照如飛餘日有幾每中夜念及仰屋悲惶悼前
悔之難贖抱深恤而自煎公私兩妨忠孝俱失恐
終為天地間罪人悶悶遑遑而無所歸臣之此情

誰不嗟憐伏承 聖諭戰灼鬱抑狼狽維谷繼聞
病父脾症又加封寄藥物東望垂泣自痛臣以公
麼一身上焉瘵曠重務下焉遺棄病父日復一日
如醒如狂今雖欲黽勉承 命而其勢實難久於
供職矣既知其如此則莫如早 賜處置使 國
事無關私情獲伸何必強其所不忍以益重罪戾
乎况抱憂備位帶職省病彼此俱礙大為不便臣
之進退其亦難矣以此悶默超超連日繞辟乃敢
仰首哀籲更達微悃伏願 聖慈愍然 體念亟

許遠免以全公私臣無任惶恐切迫煎熬祈憐之
至取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父臣某自上年經病之後氣力頓憊疾恙
頻作臣私情所迫方寸輒亂乞由歸救前亦屢矣
癯曠之罪狼狽之狀夢寐追想至今猶悸去夏秋
間臣父又患暑痢等病會丹使留館舉國遑遑
臣未暇顧私賫送藥物悶默度遣幸而病間臣少
寬心慮備位以行不意今者家人來報臣父重感

稠疊 詔使迫到臣忝本職當董率庶僚有所規
畫而既抱憂悶以致癯曠古人當國家無事之日
猶効以中書為養病坊豈可於此時使之任便往
救病親於鄉曲而假借重任不為之處置乎臣之
宜適此其三也臣父之病發於積傷根深症痼治
療漸艱臣必須迎醫親去施鍼投藥看護調攝若
仍帶本職則彼此狼狽臣之宜適此其四也臣以
獨子素無兄弟奉親日短晝夜悲歎心慮荒錯忽
忽遑遑遇事顛倒輒迷前後見人偶語有同狂謔

漢陽先生集卷一
如是而欲仍竊首相之位縱臣無恥旁觀謂何臣
之宜適此其五也臣之不可冒據此地者有難以
悉數而暫舉目前之虞亦如前項所陳因仍苟度
不早適改妨公害私後悔靡及臣身雖不足論奈
重誤 國事何臣之悲苦之辭前後瀆徹 宸聽
蓋已屢矣每一拜章辭益感而情愈迫不覺涕泗
橫集 天高聽卑必從人欲自痛臣之無狀誠未
上格無以取獲於 君父竊自悼矣前頭大禮及
詔使之至也臣雖適本職自當盡筋力於大夫之

後豈為此際備員隨班而容一曠官員罪之人猶
假以虛誦不計其虧損之多乎趙趙量度鬱抑彌
極伏願 聖慈愍惻臣情深 念國事 裁自
聖斷或俯詢同列亟 適臣職改卜無故察任之
人以全公私臣無任惶懼切迫祝 天祈 命之
至取 進止

乞往禮山會葬劄

伏以臣妻父鵝城府院君李某以本月十九日永
窆于忠清道禮山地法典有妻父母歸葬而臣忝

居首相以私事出入不便揆情量勢未敢以請
告矣今聞喪孤以獨子嬰病妻母之遷墓亦卜日
不克而退行其得過襄葬也難矣一家遑遑憂億
而臣又不往者焉則生死之際心豈安乎仰惟
聖渥優洽隱卒凡祚瑩域盡出官庀逝者有知必
感泣泉壤固無待於子姓之治葬矣第送終大事
將有私憾一失之後難以復見以法以情誠有不
忍愬者往還之間不出旬日功願掃除弊例簡約
馳往了掩玉而即返伏冀 聖慈裁處臣無任惶

悚俟 命之至取 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賦性疎迂臨事癡騃不量本分驟忝台鉉
福過災速果見疾顛毫無裨補徒積愆尤杜門追
省夢寐悖惕五六年來屏伏自訟不意今者 謬
命再加 曲收簪履擬充樞揀擇相失宜 朝廷
不尊狼狽競悶益難自措 聖明嗣御圖理始政
國事艱危良相繫望苟非其人不必備位此時虛
授悔咎大矣臣以久退訟愆之身而復膺 寵渥

已試無用之材而又叨重器私情迫阨未可一二
言矣抑相職之輕到今尤甚堂陛盡亮綱紀板蕩
背公陵上日益朋熾閭巷數慢必稱政丞雖得才
德伏一世者責委其任尚難稱塞萬一况臣望輕
同列才下諸宰特以曾忝是職而按次填闕以代
者德病適之後辱 國債事可立而待也加以臣
愚直自將不曉揣摩利害上年妄陳劄論臺諫指
為橫議至斥以及側醜詆辱諾無有紀極自古安
有居大臣之列而被人嗔罵若此者乎辱 朝廷

名器臣罪誠大其間虛實是非臣任外論未嘗發
口語矣今乃忘恥而反提起者誠以相職方輕之
時臣被重斥而忝其位則彼銜巷指點曰此子得
片反側而復作相矣士夫譏罵曰反側乃人臣極
罪縱容忍無恥而豈可冒於首相乎匹夫之言猶
可愧也矧在臺官為直論者乎群譏象笑四面而集
縱臣不自恤奈 國家重地何 朝廷以臣而益
早名器以臣而益浼廉恥以臣而益喪體統以臣
而益紊則其為害非細矣尚何敢悶默不言冒昧

承命乎臣之此言非少有芥滯而發也但欲明
臣之無狀見輕之實耳 殿下方重論相臣令鼎
軸益輕以致區區體面墜落掃地 國事日非終
無以收拾此臣之所大懼也唯其寸器謏劣具瞻
眇然反覆商度決不可叨冒伏願 聖明體諒微
臣事勢之難 曲念首相責任之隆亟 適臣本
職以全公私臣無任切迫祈懇之至取 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材稟淺劣不勝重委情勢迫阨又難抗顏

瀝陳危惘以冀 反汗伏蒙 聖批溫諭不准奉
讀惶悶隕越淵谷臣素性愚騃任情直行驟出名
途未諳人事唯其沐浴 國恩至厚至渥不量涯
分但懷感激自以不欺盡心庶無負於受任矣亂
離之時誓死驅馳艱虞之會冒玷台鼎赤心耿耿
常向 天日才與責違器與任乖觸事顛躓狼狽
而退者六年於此矣已試如此謏薄可知重豈能
任時豈能匡 聖明臨御 勵政始初剪拔舊物
更 授隆任感恩雖極撫已實歎再辱重器尚何

敢爲臣之筮仕也朝著角立之弊已深臣亦累玷
清班不免以一邊指目矣自近年以來朋比之害
輾轉相覆視前益甚每慮士類間彼此之論終為
亡國大禍用舍之顛倒由此也是非之混淆由此
也紀綱之解弛由此也鬪茸之雜進由此也賞罰
之無章由此也風俗之不淑由此也淳議之朋興
由此也臣竊悶之痛之常謂 國家經亂之後而
士大夫猶不改此病亦何心哉今灾荒太甚民命
止矣防備蕩然邊事棘矣百隸怠棄 上令不行

萬姓流冗土崩可虞此正 君臣上下急急遑遑
交修胥警之時先儒謂公生明偏生闇又謂公則一
私則萬殊革除積弊收攬群才務悅人心圖面治
道誠不外於此數語矣若能夬治痼疾盡去私意
衡平鑑空無所係累以之照臨庶物而納一世於
權度之中則易之同人于野大公周遍書之無偏
無黨王道蕩蕩自可以馴致而象賢勵翼漢明弼
諧莫不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堯舜之治不是過矣
茲者 聖明以同協寅恭為教大哉 王言真今

漢書卷之九十五
日之藥石也第以此責諸謏劣見輕之人則固大
謬矣譬之欲作室者以朽為棟欲致遠者以駑責
驥豈其可乎然此槩論臣之不勝任之狀耳至於
禮義廉恥 國之四維無禮無恥將無以自立今
臣之所被斥者乃反側極惡之名臺諫既已陳啓
則罪在身上而不可洗矣此果論議間寬猛同異
乎負罪之人忘其垢穢貪赴重任則其不為同列
之羞也耶今時臺諫有些少物議亦辭避不敢就
職者蓋重其體面也百揆之首任大責重匪特一

臺官而已不計羞愧晏然行呼唱於內庭外衢曰
我將與臺諫協恭云爾則烏在其為 國家之重
臺諫而又為用彼相哉 朝廷之輕名器之辱莫
此為甚此臣之所以惶懼迫蹙而不敢進者也伏
願 聖明試賜體諒亟 遘臣職以全公私無任
切悶祈懇之至取 進止

辭職劄

伏以人臣辭退其道不同而際有四為責任甚重
才器不稱而乞辭者有之情勢乖刺難在其位而

乞辭者有之權寵是戒欲全晚節而乞辭者有之
疾病已深謝事厭煩而乞辭者有之鄭縈自知歇
後不受制麻量才器也吳育一得彈劾懇出知州
審情勢也房玄齡為相十五年誠遜求去避權寵
也呂公著當哲宗初政移授司空為疾病也此皆
控懇誠篤故雖有負一世之望而當時人主曲遂
其願豈以非人備充首相而強其所不可束縛馳
驟使若牛馬然哉臣至愚無似早蒙 殊渥耿耿
赤心圖報無路赴湯蹈火誓心自期今之所叨

謬命若少可承受則竭其筋力以畢志願此其揆
也何必累章乞辭自陷於通慢瀆擾之誅哉臣犬
馬之誠願効驅策蒲柳之質猶未凋謝老成蓄德
避位辭煩非所敢擬論而情懇所在則過鄭縈吳
育遠矣只仰 聖明俯諒曲全矣反蒙 訓批溫
諭至再竦聞狼狽日益難措臣平生驚緩與人少
爭是非橫逆只勉自反其不為一番詆斥而追介
于懷流輩所共知者特以首揆隆任匪謫薄冒據
故陳達實狀懼辱名器但為 朝家事體惜耳寧

有一毫求辨之心哉茲者天災數見民事方急
國勢奄奄如日將沒登庸俊良奮勵有為猶懼其
難濟乃以震撼擊撞之責委之已試顛沛之人而
望其有裨不亦偵乎 朝綱盡解浮議益熾以愛
憎為是非以好惡為賢否以廢事偷惰為時望以
朋比追逐為仕務百揆之間體統日紊習俗之弊
一至於此臣以蹶蹶愚戇之蹤孤立乎押班之地
覆餗形渥不朝即夕臣之不可冒就者一也諸曹
各司盡擁虛套職掌板蕩奸弊沉痾須得通方鎮

物之器以盡董率釐整之策庶可密補有所支度
而臣踈迂信書當事齟齬料理規畫鮮合時務此
時相位不宜苟苟填塞臣之不可冒就者二也自
仕路分貳士大夫之得罪於公議者一被彈啓輒
曰我與某異色而見駁矣其言何足恤也放意華
貫恬不知忌以致官箴日墜廉恥都喪識者之歎
久矣臣既被醜詆而復踵此習晏然行呼唱於廷
衢物議謂何臣之不可冒就者三也災荒為患百
姓阻飢遷徙流移相續於道舡路未凍急圖轉粟

然後可以議今冬之賑救明春之耕作矣若變通
貢物蠲除徭役得米貸種以講懷保俱係目前十
分至緊而近聞以首相久曠之故此等急時公務
一切不為准議以臣之退伏而貽 國事之遲誤
則罪尤大矣臣之職名宜速遞者一也臣父臣某
少經喪患積傷風病每當冬節深蟄溫室年過七
十氣力多敗食飲少失輒致呻痛疾恙之作靡日
不有臣以獨子當此喜懼為烏私情曷有其極頃
忝樞府開局猶欲具辭乞免况此重任勢尤妨礙

每念古人事君日長事親日短之語未嘗不三復
悲咤仕而遺親臣不忍為臣之職名宜速遞者二
也上年夏直祇承 嚴命與同遼廣差官觸冒暑
潦飲水兼程今春以來肺病重發痰痛又劇右臂
肢節有酸引不遂之候方擬鍼灸調治病根難殄
曠官未安臣之職名宜速遞者三也臣母論他事
即此數段情悶已難於抑行矣韓愈所謂必叢狂
疾者正為臣今日道也迫感趨起無以為計茲更
仰首呼籲以冀 聖明憐察伏乞 下燭至情亟

通臣職使臣之取信於君父者無落唐宋下又一
大幸也臣非避難懷便者他日倘得死所則盡瘁
捐軀當有以報 殿下矣臣不勝惶恐祈懇之至
取進止

謝賜食物劄

伏以臣父病未蘇憂億日深帶職留滯罪積瘵
除已拜劄乞 適俟命間京營下吏夾雜有
旨賜臣父食物砥平揚州驪州南陽等官來致
米太各一斛并魚肉數般臣惶恐踧踖伏地拜

謝訖竊念臣當此年凶民困之時職忝首相乃被
私情所迫不顧公務久住窮谷每揆事體竦悶
措又忝 恩命煩弊郡邑耗賑飢之資而添素食
之刺彼望哺之民其謂臣何臣父臣某連歲獲蒙
優渥節受米肉沐 恩飽 德以度歲時病伏感
泣唯拭涕洟第臣於曠官之餘如負大戾方自劾
之不暇而重費官廩竊為私榮其得安於心乎瞻
望 北闕精魂飛越一味震悸但誓糜粉而已目
今歲律已新三陽方暢仰惟我 聖上觀天地交

恭之象則 引接臣僭廣詢庶政使下情必達誠
不可緩 念陽和生物之意則寬大布令蠲除象
瘼致民聽聳動此又其時臣本以無似叨竊匪據
福過之灾重貽親齋今過數旬尚未復常雖欲離
親趨仕圖裨 新政而情勢已難副志願矣抱悶
惶蹙不知所處伏乞 聖慈諒臣衷悃早 許適
改職名以全公私臣無任感激陳 謝惶懼屏營
之至取 進止

辭職劄

伏以本月初五日臣祗受有 旨書狀 聖批有
云知卿親病未瘳深用傾慮卿宜安心留省待差
便即上來又於本月初七日臣祗受有 旨書狀
聖批節該卿行不須濡滯式遣毋止予深望焉臣
捧讀再三精爽飛越竊念臣叨忝本職以淹于外
事體既失群議可畏寢驚夢惕日益竦悶冒違情
私唯冀 聖慈曲賜矜愍 許釋蚊負以圖周全
茲者疊蒙 睿諭無任隕越狼狽維谷不知所處
欲趁即趨造以謝 嚴命則父病發於積傷今已

三變藥而患症橫生榮衛極虛風痰日盛每夜呻
痛失睡右臂有類中風漸艱於收用衰年病勢如
此臣豈易離去坐而憂憊不知濡瀉多日伏念時
歲已換再 祥奄迫引頌 北宸悲怛流涕尚未
得奔走於陪 祭之列仰瞻 天日哀疚之容負
罪惶惶尤無所措臣入見父病出念公義悶感徊
徨心病日發唯以首相隆任非可以假彌養閑于
窮谷者臣之一身不幸逢此厄會帶職一日增瘵
曠之咎稽 命一日添逋慢之誅何以仍據是地

而能晏然乎反覆思度種種罪戾只是乞 適職
名以全 國家以安愚分為得完於公私耳醫云
父病難以藥快瘳須待日暖施鍼庶可見效臣雖
從近龜勉還 朝而情勢已難全於供職矣前既
曠官淹滯後又抱悶趨起當朝野多事之時何賴
於徇私廢事之一具臣而虛假以重器不計節節
貽誤乎臣早受 國恩毛髮霜被優渥誠非草萊
疎遠之臣以一言一事而較去就者此間幅臆唯
恃 聖明體諒情迫言塞不知所達伏願 天地

漢陽縣志卷之三
父母 俯察微悃亟 逾本職一以釐 國家之
庶績一以遂烏烏之至情臣不勝惶恐切迫之至
取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伏蒙 聖恩許令歸救父病又 賜油菴
扇帽等物以為鄉曲暑濕之備拜辭以來 天語
盈耳魂夢耿耿及到村舍臨年老父於衰憊病傷
之餘見臣悲喜而 賜遺露被光動窮谷晨夜感
涕相對頌祝臣於此際仰戀 天寵退憂親癯情

欲造 謝勢未易離日復一日狼狽愈甚本月初
三日巳時藝文館奉教李景顏來致款諭臣伏地
承 命不勝惶恐隕越訖竊伏惟念臣之無狀叨
忝匪據帶職在外每切悚悶今此 儲宮大禮揆
以分義尤難退伏不待 嚴命之下而神魂已飛
越矣只以臣父風痰與痰血病根深痼再度施灸
未見收愈而老人脾胃多敗痰濕乘時為患食飲
全廢嘔泄間作庶見少差趁速登程而老病彌留
情景虞迫抱悶遷次已不及於 東宮冠禮之日

矣私憂所煎公義大虧致災至此戰灼罔措臣之
不幸遭遇難處方俟曠職之罪又負稽命之誅
廷議至嚴無地自處伏乞 聖慈斥罷臣本職以
全公私臣無任惶恐悶感之至取 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迫於私患曠職留外事體不妥每念悚然
自蒙 嚴諭愈益惶恐庶幾父病少間趁速趨
謝本月初九日老父所患泄痢添緊一夜之間暴
下七八度氣力倍爾抱憂煎悶又輟行計伏念

儲宮冠冊之禮乃一國莫大之慶舉朝之人無不
歡欣抃舞駿奔在列臣職叨首揆名忝師保乃退
伏窮谷未及獲覩三加之盛事終失遑參百僭之
賀班情悃未伸罪戾彌重撫躬自訟不知所處抑
臣伏聞冠者禮之始也所以備服而責成德也德
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以基 宗社
無疆之休亶自今日始矣仰惟 儲宮有玉度金
相之羨而 聖明之止於慈止於仁能盡道而慎
其養者固將益加 睿念以追法三代之隆然則

學問宜及時而勸勉矣方正宜極擇而親近矣遠
便嬖而務誠身絕私抗而戒喪志皆是成就令德
之方而群下之所願望焉如臣之庸慢負罪者何
可仍竊保導之彌以重貽有識之譏議哉伏承
聖諭許令待親病差愈而上來臣之職名非可以
久滯於鄉曲者入視親病出念公義感感惶惶唯
日狼狽伏乞 聖明憐察臣至情亟 賜濬免以
全 國事以安愚分臣無任惶恐屏營之至取
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伏蒙 聖恩許令歸救父病藥物酒食
盛渥霑洽窮谷之中榮光累遍臣父於臨年衰病
調保餘喘得有今日毫髮皆 上賜也晨夜相對
仰 天頌祝繼以感涕只誓糜粉而已第念臣叨
忝重任乃迫情悶前後控辭輒蒙 溫旨屑屑帶
職出入已至累次自古以來安有竊位首揆淹外
曠官若臣之比者一日跽伏是添一日罪戾懍懍
自訟庶幾父病稍間臣即奔詣 闕下祇 謝

思命陳達微悃不幸臣父虛羸之極中氣多敗纔
用一藥又生他症惡寒患熱痞塞泄痢肺億腹脹
等疾變出為患藥之的効父身既不能起動臣情
又未忍違離接遑之際旬月將滿以至 朝廷連
有大舉動而臣不得一參於扈 駕問 安之列
瞻望 宸極感感罔措臣之情事豈不為狼狽憐
憫之甚乎自今邊事方殷 國儲盡罄規畫之急
非止一二而臣以闕職任重得罪於公議私抱憂
虞難遑別於親側低徊垂泣無以自處仰惟 聖

明天覆日燭 特察臣至情許 遑本職以全公
私臣無任惶恐悶迫之至取 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忝名相職久滯窮谷煎憂訟罪度日如歲
仰陳情悶乞 賜裁處伏承 聖批益增悚慄臣
父之病發於臨年諸症互侵脹痢尤劇漸當冬節
虞慮愈迫遷延換月狼狽日甚疾病累乎唯望父
母伏以臣之駕劣少蒙 國恩馴致崇秩三入相
府頂踵毫髮無非 隆渥其在于今竭股肱而畢

心膂以報其殊遇於 聖明者唯是夙夜匪懈奔走奉職耳不幸所遭事勢與情願乖舛出救父病累煩 恩命而其前後控章辭亦竭矣仰荷 聖慈曲加收護不斥逋慢累降 溫旨或 教以帶職往救或 諭以病差上來重任在身私患繫心曠官廢事強擁虛飾我所靡安遺親棄病欲察官務情亦不忍勢難兩全而尚貪冒至此公議甚嚴臣雖欲眷戀於此任其可得乎臣父臣某本以衰門晚生早多疾病其在壯年亦輟出入此即人所

共知今乃以踰七望八之年既經去冬大病重傷今夏盛熱氣力消削疾恙頻數朝夕為畢命松楸之計臣每來救療輒驚其興居食飲之間日異而月不同今日治一病明日生一症少失將理即添患痛奄奄床席頓無世况夕照不待反哺無幾臣身當此方寸慌亂若何以論情義之輕重哉昔在亂離臣忝蒙 先王眷任母死中途不及相訣又被 嚴命不得守廬終制恒抱無涯之痛自謂賤退時平則情事之追伸亦有日矣今之所恃者只

有老父而病又如此在世難卜久近事親之日太
短事君之日甚長臣之情悃逼仰向誰訴哉臣
父亦蒙 聖上超擢之恩而無以報効萬一則常
感泣語臣勉以奉職之義及臣欲離去則輒為疚
懷若失所依此乃老病人常事而臣見其氣息聞
其語言心折魂迷萬事茫然難以 天地廣覆日
月普照而安知螻蟻之啣悶至於此哉臣誠恤恤
惶惶唯有流涕而已今者朝家雖似無事規畫庶
務此時為急臣以無狀竊位首揆久淹于外不遑

自處 國之置相豈若是其閑漫而人亦謂之何
哉伏願 聖明憐察原今祈懇事理亟 遣臣本
職以全公私情迫語塞不知所達臣無任惶恐屏
營之至取 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於本月初八日伏承 聖批辭旨甚峻墮
越淵谷戰灼罔措切擬親病少差即當趨詣 闕
下陳達私悃請服 嚴譴不幸獲戾于天狗馬賤
疾又發於此際蓋臣自未辭朝腰下濕痰為祟累

釘而見歇矣轉成脚下疽瘡來此益重爛遍脛股
至于本月初誤用俗方仍發大腫晝夜浮痛迎醫
針破七八度毒氣始減膏汁長流瘡處遲合重以
沉憂鬱悶潮熱尤盛飲冷無美夜不帖寢頃上
辭章臣之情事唯迫於親齋不敢以自己之患并
煩於天聽矣今事勢狼狽日甚一日焦心煎慮
鬚髮陡變見臣之狀者無不憐憫自念政府非是
養病坊而臺諫亦未有如韓琦之處置者臣竊痛
焉臣之帶職淹外幾浹兩月不但大乖公義亦損

事體當此邊事孔殷規畫方急之時緣臣瘵曠而
致遲誤者想必多矣臣身退處窮谷其得一刻自
安乎見今曾經是任而昔疾已間負一時輿望者
亦有其人臣之無狀何乃以於占恪虛銜以重誤
國事乎時序易邁寒沍漸逼父之羸病益痼臣亦
運步尚難今日明日起動亦由瞻望闕庭精魂
飛越伏願聖慈體諒臣之至情實病非出例辭
曲賜周全亟適本職以濟父子相依之命臣無
任惶恐悶迫之至取進止

漢陰先生文稿卷之五

漢陰先生文稿卷之六

疏劄

辭職劄

伏以臣老父衰境久罹疾恙心緒悶撓曾乞解職
 歸救仰荷 聖明深愍其功迫之狀已下徃省之
 命臣不勝感泣適以 國有大禮駿奔在列稽首
 悲慶未遑顧私繼聞老父於羸憊之餘墜跌重傷
 右邊臂脇牽痛為患此素是受病不遂之處而又
 添瘀血輾轉深痼用藥累貼尚未快愈醫云必須

及時針灸可以見效時候漸熱而臣未得易歸違
違煎悶即朝家僮來報老父又感風寒熱寢食俱
失每得消息方寸益亂將擬延醫賣藥奔往治療
前頭 縉禮稠疊之時臣叨忝首相狼狽罔措且
念本職異於庶官屑屑出入大妨事體伏願 聖
慈俯察原今呼籲事理 許逋臣本職使救父病
以少伸烏烏罔極之情臣無任惶懼感迫之至取
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父臣某病出積傷未易復常悶迫情事已
盡於前後劄辭矣自還 朝之後每念老父病在
山谷而無將護之人疚懷耿耿夜不帖寢晝不甘
食身在心往忽忽度遣昨日伏承 命召即擬趨
詣旋聞臣父痰壅胃滿作痛頗緊臣聞此驚違賣
藥走送卒不得就諸大臣之後勘定大議臣實惶
悚不知所處竊念人之所以接物能酬應者以其
保此方寸地耳方寸既不安定則何以為權度而
裁處衆務乎假令臣父同在一室病既頻劇如此

則臣之方寸已難專於供職矣頃者伏蒙 聖教
俟日氣和暖奉來京舍以施針藥軫念 深渥感
泣無地第事勢有極難者臣父累月抱齋元氣頓
鑠廢蟄燠室不得開戶稍緩調攝輒患疼痛父既
難於遷動臣亦礙於頻省兩處瞻戀日添憂惱到
此地頭方寸為如何哉况乎親年衰邁返景不待
縱其得至遐壽而在世無幾歲矣今也疾疾日加
人事難必每念古人事君日長事親日短之語三
復愴涕臣之情勢極為狼狽苟窵重任不早辭退

則妨公害私愈往而愈甚此亦 王政之所宜愍
處者今當 聖明喪畢訪落之秋群下引頸顙望
庶幾有疇咨奮庸之機而臣適有患厄志願未遂
反致曠官則公議訾點庶僭解體一日二日但積
罪戾欲其晏然居是任豈可得乎伏乞 聖慈天
地父母諒察原今祈籲事理亟 遣臣職改卜賢
德以答臣工望治之羣願以遂烏烏欲孝之微悃
無任惶恐懇迫之至取 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伏蒙 恩命來見病父 聖渥所逮危病
少歇窮谷之中相對感泣望 天頌祝不知所達
第臣父一家病患連劇老人傷感之疾積數月而
發今雖得汗解表元氣極弱稍襲寒氣連夜疼痛
少進飲食輒痞塞不下老年患症多端藥物無效烏
鳥至情不忍暫離煎憂悶迫局有其極伏念相臣
之位異於庶官臣徇私出入已為未妥公議固多
非刺今者父病沉痾未易差復事勢狼狽日甚一
日尚且仍據本職蹈伏度遣自古以來安有如臣

曠官久居外處而猶忝名於百僚之首者耶况以
前頭有元會大禮中外之官強誠駁奔臣為首相
又闕進參 賀班臣於此際尤負大戾竦慄罔措
伏乞 聖慈念重地機務之難曠 諒微臣方寸
之漸亂亟 適臣本職俾得安心救病則庶幾老
父獲延餘齡而臣亦免於竊位之罪矣 天地洪
造糜粉何報臣無任問迫之至取 進止

陳悽情仍辭職劄

伏以臣伏聞憲府以備邊司許令與悽關市忘深

讎弛大禁而啓他日無窮之患請有司堂上推考
色郎一聽罷職大義凜然令人起歎第其間利害有
未能釋然者此賊之為萬世必報之讎三尺童子
所共知也既不能斥絕而與之羈縻則開市終可
閉乎法官既不許此則果我末之難矣往在辛丑
年 天兵纔撤南徼蕩然馬島倭子摘智正持書
出來中外人心騷動靡定及見禮曹修答書契有
印為許和之意臣適膺體察之 命而在邊上晝
夜商度疆事不許則目前無悍禦零賊之勢欲許

則非但讎怨通天纔許之後種種難處不得已羈
縻遷退以冀十餘年無事而為自強之計矣但雖
欲為此計我 國氣力毫無依據操縱者必須籍
重 天朝陽開陰闔以絕其哄脅之端然後慶事
之權我可議矣遂改撰書契并色禮曹答書陳
達其狀謬蒙 先王獎諭施行其後馳稟萬軍門
得其論帖遣入馬島覘探賊情棄機善導以過數
年不幸而金光東肆悖說 朝廷輕遣惟政渡海
又不幸而馬島誑稱械送犯 陵賊 朝廷輕遣

通信使失此二策臣語及此事每切嗟咄暨乎奸
賊玄蘇持假書來我而我乃依舊例許和譬諸暑
碁局已了矣今者義智景直遣人更要上京進
香又乞開市信使既返約條既成則此皆所應行
者但許之上京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若不許上京
而又閉開市則只有斥絕而已大賊之動不動雖
不係馬島之和否而迭擾邊上則馬島亦裕為矣
並斷二件事而斥絕馬島我 國其能乎以二件
參商輕重則上京極難而開市無甚害宜杜我之

大弊而姑中其欲彼賊既意滿於開市則上京可
以防矣倭館市物初無禁制自弼中再來別幅商
物濫觴無紀上京往返 國家難支仍設法示禁
謀杜其弊只許米布入館互市其他貨物無不有
禁利源難塞甚於防川禁令愈密潛商愈衆此蓋
由開市禁斷諸物故潛商弊起故透漏
機事之患又因此而作矣昔在 先朝平義智始
來 先王深軫虞慮痛絕潛商累 教申飭及到
東平館別令兵曹捕盜廳巡邏設禁法非不嚴矣

而昏夜並賂巡邏守直軍士而抵死交易至有騰
示朝報之說此無他商賈雖知 國法至嚴被誅
者無幾獲利者甚溥其冒禁固宜倭奴亦知分費
之為不貲而甘為此者只以所齎商物必因此而
後可換易也其在 國都難禁如是則釜山館之
事益可哂矣申明禁令只為東萊奸濫軍官吏胥
輩作孽操弄之地倭奴竊笑其法禁細密彌令不
行臣每痛之今之倭物倍多於平時而所要在於
段參虎豹皮不在於米布米布乃窮民所資而參

皮不得救飢寒者也諉以舊禁而嚴禁參皮唯許
以米布交易則開市未易畢留連邊上倍費糧料
徒激憤恨爭乘起釁酒薄致圍又可徵矣前日倭
船滿載累萬物件不換米布盡散發還此非潛商
何由賣盡乎然則開市禁物只滋弊莫果何益哉
若弛此禁使彼此交易之物盡入開市而峻潛商
之法則我民不勞抵冒法禁而公同得利倭奴亦
免分費商物而各售所欲何苦強為潛商而爭陷
於重罪乎潛商既絕則密通事情之弊從可杜矣

本司回 啓中許其開市而重斷潛商不饒云者
但為此利害耳雖然無點名劄簿之舉則往來名
數難以譏察其欲收稅者亦非為權利也但要詳
其譏察之數也臣久為宣慰使熟諳此間事狀會
本司來議回 啓悉 達素懷矣不意堂上郎廳
俱被論劾本司非六曹庶司之比議若有失則臺
諫但糾正而已請罪堂上郎廳自臣而始臣雖無
恥何敢更抗顏於籌畫之列乎但臣區區之意今
日待倭恐捨此而尋善處之策臣職可羅此議難

棄惟 聖明裁擇焉臣父病頻作每抱憂悶心思
荒落尤不能察任伏願 聖慈亟 適臣職以全
公私臣無任惶恐祈懇之至取 進止
請勿別遣陳 奏使謝 恩之行兼 奏辨

明劄

伏以臣積傷病叢委頓床席伏蒙 聖慈遣醫來
診 賜以珍藥狗馬之疾賴而減歇感激涕泣不
知所達第病根深痼餘熱極盛沉綿引日眩仆不
起乃以政府為養病之坊尚稽趨 謝煎悶同措

往者臣在備局會坐得見 中朝通報部科題
奏未悉 本國事情措語亦過貶薄故因 傳教
之下請遣使 奏辨矣更為思量去秋 本國已
為此事陳 奏而該部覆題未知作何准下 謝
恩 賀至兩行先來亦無別報如止於揚宗業張
鍵之 奏辭而已則宗業之謬說前 奏已盡張
鍵之斥 本國乃是措語間事拈出對辨似無實
狀可據別使陳 奏恐涉太煩無已則冬至使回
還後當有 降 勅謝 恩使臣業已差出兼此

而發奉 奏辨明恐或妥當臣又有一慮閣老李
廷機雖被劾在家見今閣老供職者只有葉向高
一人故凡公事必往議於廷機廷機性狷狹昔年
處東事也向 本國人少款接之態向高亦非溫
慈寬恕者待我頗簡忽曾見此人刊行其文集三
十餘卷其論朝鮮一篇言 中廟朝反正事極其
悖謬至斥以篡奪臣赴 京時竊欲呈文痛辨大
事未完難於提起含愧而反今引 中廟朝請冊
封章敬事例而為 奏倘不幸而有意外之辱捫

言何及且聞六部署堂多闕禮部只有一侍郎翁
正春而其他人也亦執經性窄曩在翰林議及征倭
全不吝 本國逮今益本部又多簡幾當此 中
朝浮言蓄疑之時頻繁遣使繼請 盛典若被此
三人相唱魔障以平日簡幾之心肆為拒斥則使
臣雖欲周旋亦無路矣事貴萬全謀之必周先令
陳 奏使擇帶解事譯官微試部閣之意而迴還
然後備無不具策無遺慮乃始發行似無後悔伏
乞 細加 睿諒如以臣言為可議 俯詢裁處

幸甚臣知慮所及不敢不自盡擬於公會與諸僭商
畧以 稟病未即瘳時日漸晚敢 達下情以備
採擇臣不勝跼伏惶恐之至取 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既被公論重劾勢難舉頭扶病草劄瀝血
陳 達氣之神昏語無倫次伏奉 聖批驚竦流
汗隕越罔措旋蒙 召命累降促令參鞫獲戾之
身進退俱罪席藁煎悶衽俟 嚴譴臣之情悶已
具前劄不敢更有塵瀆第鞫獄大事累日停廢臣

漢書卷之九十一
罪益重不知死所臣之無狀福過涯分重招定孽
被斥萬端指劾之辭狼藉於前後之疏劄傳播中
外衆口詳說如此而仍復抗顏於具瞻之地天下
寧有是哉舉國之人咸知臣決難更就朝列而
殿下猶欲曲收爲臣之狼狽至此日甚不亦慙乎
況今獄事垂畢而李春蘭之獄則臺諫已有斷案
不必待負罪之臣而乃可了也數日以來賤疾彌
深身不帖席目不交睫有同狂易以彼以此斷不
可虛帶職名彌積罪釁更乞聖明哀憐區處速

賜鑄罷臣無任惶悶悲懇之至取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之情懇已悉於曾進十五劄中伏想天
鑑亦必洞燭危惘第臣悶迫之狀又有甚於前
日獲灾既重父病漸深風痰沉痾喘息如縷遑遑
朝夕憂懼填臆向來血誠乞養者唯欲一日少伸
烏鳥之私今則疾病如此欲養亦難爲矣情勢日
迫豈遑於從政而相職雖似慢丞亦安可任其退
外而仍帶虛號耶頃者恭遇國家大慶抗顏

就列而家童來報病者已數次矣幽憂盛禮惴恍
度日 賀祝甫畢旋即辭歸廝輿市井亦多以臣
之進退為嗤議者矣臣以必適之蹤跡又重以不
可去之病患感伏窮谷半歲將暮仰惟 天地交
毋 推恩體下 曲遂萬物一有向隅其不為愍
念矣乎性在 先朝臣舅故相柳埏赴 京病還
先王以其時領左兩相俱闕即適其職改卜他人
誠以國不可一日無三公也今台席俱曠而臣還
朝無期以私則難苟冒以公則宜速處伏願 聖

明 酌諒事勢 查照舊例亟 適臣職以全
國體臣情塞語盡無任瞻仰祈祝之至取 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十章陳 乞罄竭情悃 聖批每下益增
惶懼抱悶屏處又過旬日問其所被斥則害正欺
君而時議之所共背也問其所自處則叨百揆之
首而曠職浹三月輿臺之賤亦言其難苟據矣以
至中外之人皆曰自古以來名忝相臣下乖於時
上無補於 君父帶虛號未有此比臣雖頑鈍無

廉恥每聞此等指點面惡心死豈其能晏然乎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人臣之道事皆合於義然後始可言盡忠矣安有辱官謝事而可擬論於此義者乎義既不得不退則抑勒強留非禮也貪戀苟容非忠也臣之不幸遭此厄會但誦杜甫未忍訣堯舜之語三復流涕而已臣本駕緩於世無左右於人言無芥滯則衆所知矣豈以前後儒疏為進退之斷案哉獨念所忝之地人所具瞻與庶官不同手繫口噤苟充其座是弁髦七木而

位之鄙夫而臣之負愧深矣謗斥之四至亦由臣之素乏學力行義不見信於人耳其於人之攻之也又何嫌焉況臣早出仕途三八相府暴進易敗知足不辱乃古人之明誠臣之愚贛冥行其取疾顛埋所固然無可怨尤如得數年閑暇得自盡於菽水之養又以餘力閱聖賢遺書從事於檢身省心之地少立根本然後還事 聖明則庶幾行之有據不至如今日之鹵莽矣仰惟 殿下春秋鼎盛臣之六馬之齒亦不至衰脫使之退歸終養尋

溫舊學而貴後政於他日夫豈晚哉伏乞 聖明
曲察情理先 遞臣職亟 卜他相以全公私不
勝至幸臣無任功迫屏營之至取 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之悶迫情事殫罄累牘日祝 天鑑矜憫
區處伏蒙 聖批 勉諭逾迫既辱重器苟據慚
慙何顏承 命尤功悶感曠職持久罪戾日積耿
耿晨夜鬱抑成疾方寸漸亂萬事皆惑強帶虛銜
只貽傷損毫分無補願忠雖至心與勢乖泣涕奈

何日中則吳月滿則虧天道尚然矧伊人事踰溢
而能無患乎臣以弱材小器謬當重任三忝相府
竊厚崇秩今至十四年之久福過之災隨歲益甚
在公官謗叢集在私父病頻作尚且冥行尸素度
日人非鬼責何可得道自六月以來老父所居癘
氣熾發一家之人相繼為患昨聞消息病憂尤劇
老父子然哀羸臥床席傍無護攝心魂飛越不
能自定唯以職名在身冒出有恥恤恤嚙悶遑遑
罔極 天從人欲昔聞斯訓 聖德遍覆終必

諒察疾痛屢呼但恃父母庶 燭危惘以遂至願
報効 聖明來日甚長竭力移忠寧少効死之會
臣不勝悲懇切迫之至取 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伏蒙 聖教累下窮谷竦慄殞越罔知所
措臣之難冒本職之狀瀝血十四章呼籲盡矣
天鑑尚不 賜矜許闕感之情更何許哉伏念
法殿移御乃二百年基業重恢之慶 儲宮大婚
是億萬載 宗社無疆之休凡在遠近士庶無不

歡忻抃 賀以躬覩 盛事為幸况臣忝各舊臣
而從相職之後感喜祝慶寸腸激越其欲奔走蹈
舞以畢至願豈在於人後哉竊謂抗顏趨詣獲叅
大禮則犬馬之誠庶足以伸而徐控情惘亦不害
於冒恥矣方擬刻日作行不幸獲罪于天臣父自
本月初十日又得重病頭疼如割寒戰靡寧連數
晝夜不得片時交睫又不下一匙食艱用和解止
痛之劑熱勢雖似少退而舊患泄痢間作脾胃頓
敗元氣漸奪僵卧床席有加無減臣自前屢 懇

以難違於親側者唯慮祥有此等患耳灾厄稠疊
煎憂狼狽瞻望宸極傷寒涕泣抑臣苟帶重銜
瘵曠半歲不遑不仕以度時月古來尸位宰列莫
有如臣之比抱悶遑遑如有所失晝則仰屋夜起
繞壁雖在一家之人猶不知臣之苦情至此之極
焉則外間之例論者孰為之深悉而諒此勢乎臣
又忝嘉禮都監都提調之跡出外兩月猶不見
慶置盛伏之中尤極惶灼目今首相已出冊禮
又迫此則當照舊速處毋致欠曠伏願聖慈憐

察微臣情勢重念國家事體臣之本職及嘉
禮都監都提調亟命適差以全公私臣心魂飛
越無任惶懼悶迫之至取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之情勢供職無路頃拜第十六封劄旬日
不得命意謂螻蟻危懼天鑑盡燭兼且相職
久曠必蒙裁處煩顛之誅庶自此得免矣伏捧
聖批嚴峻猶舊臣之前後苦辭都似未經
睿察
惇慄涕泣不知死所抑臣不幸重遭譏斥大辱名

器蹤跡狼狽曩以留都承命一出人多駭指後
因大慶遣詣賀班噙議又起貪戀雖極羞恥亦
重縱欲抗顏奔走而喪身蓋災終累清朝顛覆
而退何報効之云哉人臣徇國進退雖異為忠
之道固非一端臣雖無狀豈是惜軀命而負恩者
哉臣父自日寒之後風痰尤重衰年病患逐日添
發飲食全廢氣力如縷僵卧床席起居須人人子
至情難於變離雖在方就列之時而猶當顛倒奔
救豈其來在傍側見所憂之日深而能忍於遺親

乎臣自六月至今瘵曠待命過半歲矣尚帶虛
銜誠非始慮所及伏聞國無三公為日亦以凡
百稽滯豈可一二數乎如臣之憂悶劫至終不得
不適者祇合早賜鑄免改卜賢德以濟公務不
諒情狀寘之淵谷徒積罪戾庸何益於公私乎臣
受恩深重銘鑿心骨誓死圖報素所蓄積倘非
萬分不得已者瀝血塵瀆何至於此極哉伏願
聖慈更加憐察亟垂臣職以全事體瞻望
宸極精魂飛越臣無任戴灼竦悶懇祝危迫之至

取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之情勢竭盡陳 連日祝 天鑑俯 賜
裁處伏奉第十八劄 批教詞旨極嚴極峻魂驚
魄補心骨俱折慄震昨歷日靡定直欲闕地千
丈深蟄自訟剖肝灑血以洩痛苦負罪惶惑晝夜
迷錯兼又災患稠疊父病添劇痰上為厭近來益
數入則嘗藥救急方寸荒亂出則仰天袒臂精爽
崩迫遑遑恤恤過了旬日職名在身戒律將變窮

念一國無一相今入三月臣之所遭厄憂又是同
僚所無若徒事缺感默焉苟度是 君父之前猶
有隱情誠實未孚事體愈傷其為罪尤重矣悶歎
超超敢復仰首哀鳴唯 聖明體憐為臣雖無狀
忠孝之性根於秉彝一念炳然况早出仕途濫受
國恩頂踵毫髮無非 殊渥所被常恐不得死所
無以拜 先王於地下當此送往事居之際忍辭
寵眷便欲堯舜自非病風而蹈水火者不宜無他
端而至是也不幸臣之愚戇不能俯仰順時以致

左右之間群咻叢集或斥以害正欺君或詆以貪爵鄙夫或肆詬於稠人廣坐之中或見一公事而訾議無所不至仰惟朝廷乃祖宗之朝廷也卿相之職乃祖宗設置之位也臣以公廢之身羞辱名器貽累聖朝固已大矣假令不計廉恥仍欲冒擾動一手足發一言議適足以增謗罔而益罪案耳覆餗疾顛何裨益之有哉不退則朝廷之辱滋甚退則庶乎公私兩全控免之章誠出於千萬不得已者瞻戀宸極泣涕漣如而已

臣之乞退初但如是而到今此又非暇論矣臣父臨年衰削疾疾日發入冬以來長在呻痛風痰為祟痞塞不通專却食飲艱難調下見其憊敗之狀日深月異寢席之外不能運動頃者乃至因訛傳之音而親戚顛倒來問人子之情當此境界尚能及於外事乎窮谷非帶職久留之所殘郵困將命適傳之弊切擬就伏京輦以畢懇私父病如上所陳晷刻不可離矣寸步不可動矣事勢極難狼狽罔措伏願聖明思相職之久曠愍下情之

益戚亟先 許遜改卜賢德以濟 國事以遂微
願臣無任惶恐切迫涕泣祈懇之至取 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憂惶悶感不知死所歲律昴新春陽漸長
昆虫草木俱被德澤臣獨飲泣尚墜淵谷自念狼
狽之跡灾厄又極入而嘗藥方寸荒亂出捧 聖
諭毛髮俱竦欲雪涕哀鳴則 嚴教累降悻悻罔
措欲含默苟度則帶職淹久罪戾益甚撫躬心折
開口言咄恤恤遑遑時月又換臣之情事 天實

鑑臨不更彌於 父母而終何許哉臣父自上年
以來三患重病氣力如縷過臘入春長在呻吟委
頓床席猶未啓戶親戚來問見其羸削萎爾之狀
無不驚嗟悲慰而去其異盛年之人嬰疾待差之
比逐歲轉衰積日愈痼懔懔懷懼朝不保夕昔年
臣母卒纔免夭偶嬰一疾戀臣而不得相訣遂含
怨於地下臣每思此痛肝腸崩割天地偏窄又病
彌留今復如此此際此情誰更深諒臣父氣力全
乏勢難移動斯須異候不忍離去事勢如此抱悶

蟄伏累蒙 聖教 辱及窮巷一承 嚴命廢食
連日村野之人亦慙其難處臣受 國厚恩叨冒
匪據死而圖報常恐後人今反為村里之人之所
慙豈得晷刻自安於心乎臣雖無狀事 君之義
竊嘗有聞偃然退處節辭 瀆擾以自陷於誅戮
則臣亦決不為矣臣心迫塞未能暴白寧欲闕地
深入而祈祝宗之過死而已今者鼎席久曠庶務
多滯曩臣曾達臣之外舅故相臣柳垕一劄即適
者 先王唯慮三公久闕而處之周合 國事不

墮下情亦安其時傳教有曰後再有處置此時不
得不適其不可為法乎臣之控章已至北餘度矣
祝 天待 命又過七箇月矣殞越無地漸發狂
疾伏願 聖明深念國事 曲諒下情亟 遣臣
職改卜他相一以及此閑暇修舉庶政一以保全
父子相依畢命於公幸甚於私幸甚臣無任惶恐
戰灼涕泣祈懇之至取 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憂惶悶感未知死所歲律鼎新萬物盡歡

臣獨不幸殞越淵谷撫躬心折開口言咄自念控
章之上已至其餘度矣曠職待命又過七箇
月矣聖批每降毛髮俱竦父病有加方寸益亂
下情若此天聽尚阻雪涕申鳴私自憐矣臣之
愚駭重累名器一被深斥誠難再辱其周章乞辭
之狀聖鑑已俯諒矣人非叢集鬼責相疊老父
臨年風痰為患自上年以來三耐重病氣力如縷
過臘而後入春累日委頓床席猶未啓戶一旬之
間呻痛八九親戚來問見其羸削萎蕭無不驚嗟

悲慰而去此非平人嬰疾待差之比年換而衰轉
甚日久而病愈痼懔懔懷懼朝夕艱度而苟帶職
名頻荷勉諭村童郵卒亦愍其難處臣非木石
寧得安於心乎臣情悶逼抑未暇一二數矣抑
國家事體不可在下之灾厄而任傷壞也目今
相職俱曠天道一變不但軍國事務積日多滯其
於中外觀聽亦有嗟損曩臣言諫之外舅故相臣
柳垞一劄即適者先王唯慮三公之久闕而處
之周全公務不墮下情亦安其不可為法乎臣之

狼狽非止如古人之身病而已心事迫阨漸發狂
疾仍據於不可行之職閱歲經時徒長罪戾竟何
為哉辭已竭矣情極戚矣終晝達夜仰 天攢祝
伏願 聖明深念 國事 曲諒下情亟 遣臣
職改卜他相一以修舉庶政一以保全微命臣無
任惶懼戰灼涕泣祈懇之至取 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頃患賤疾幸賴 聖恩 賜以珍劑治療
少歇伏遇 國家無前之獄層見疊出痛惋罔極

扶曳參鞠乃蒙 聖諭丁寧軫念至 命調理而
行臣尤不勝惶感龜勉趨任以顛仆為限不幸內
傷轉深食飲日減自本月十五日復患頭痛惡心
等證至晡後轉甚咫尺之地不得承 命入 侍
輿歸私第達夜吐泄沉迷困頓僵委枕席反胃極
重水飲亦吐眩如醒毒不省人事加以上焦諸熱
積蓄為重偏頭緊痛喉舌焦乾頃刻之間不能堪
耐念今 國事方急相職俱闕臣於此際公私狼
狽不知所處伏乞 聖明特量事勢罷斥臣職俾

得安心調病以延微喘 亟下新相使察職務不
勝至願病深呼籲言無倫次臣無任惶恐悶迫之
至取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賤疾緊發當此 國家遑遑之時不得趨
仕者已五日伏蒙 聖恩賜以良劑啣感涕泣晝
夜耿耿意謂疾勢少差旋即扶曳詣 闕陳 達
下情隨察於輜逆之列莫不圖病起深痼今則痰
核契結於肩背間者漸為滋大欲投藥酒解而內

熱增蓄欲施鍼治療而下手不易狼狽悶迫罔知
所處目今 國有大變百事皆不暇言而相職俱
曠前頭種種考績亦無以成形臣之負罪煎慮何
以盡達乎伏乞 聖明特諒情勢罷斥臣職且卜
他相俾察公務不勝至幸臣無任惶恐懇感之至
取進止

待命劄

伏以臣病次私室得聞姓名出於賊招恠愕罔測
髮豎身戰與疾待 命於 闕門外伏蒙 聖恩

與天同大不即拿訊累遣史官敦諭出仕大醫人
臣既被引於送賊之招則唯當審覈本情然後乃
可齒諸平人今賊招所援之人俱不免食逮而臣
忝在大臣之故過蒙 聖明蕩滌 湔拂之恩非
惟不問 獎諭踰分此非獲免之臣所敢承當臣
於驚悸竦慄之餘反荷 殊渥感泣哽塞仰天揮
涕而已第 國有刑章公義至嚴臣若冒承 恩
命抗顏而出則左右之官謂臣如何繫囚之人謂
臣如何與臺指點謂臣如何遠近待聞謂臣如何

昨夕 以御外殿宣召至三臣之狼狽悶迫之狀
欲備達於 榻前而不顧事體敢為越詣則鞠賊
之弊臣各狼籍常時臺諫被一體之推考則猶不
敢晏然照斷人罪况以大臣推問舉名之賊而安
心在坐夫豈有是理哉此特論其妨礙之一端耳
其他種種不便何以盡悉臣心魂飛越扶病待
命危惴逼臆語無倫次伏乞 聖明更加酌量亟
罷臣職下之司敗詳覈處置不勝幸甚臣無任惶
灼震慄悶迫之至取 進止

待命劄

伏以臣身遭奇禍名流賊口寢驚夢愕精魂靡定
伏蒙 聖恩過為湔拂待 命兩月溫旨頻降咫尺
御殿 敦諭入侍狼狽悶迫不知所出擬將
事勢之所不敢者盡 達於 榻前而又蒙 天
語諄切勉以安心察鞠 聖渥愈隆自慶益難驚
動感懼不知涕泗之交集也第今賊招援引之人
多被拿來臣同出其招抗顏自如心豈得安乎鞠
賊之辭獨削臣名提問餘人同一賊招仍削率當

臣晏然為推官之首指揮按覈心豈得安乎 聖
教每下臣心震盪臣之事勢正如墮千仞不測之
坑塹而牽挽強趨於益險不可蹈之地每出入
關門步履欹危視聽惶惑愴怛失常心既不安其
發於外者自然如此難以強作向來所患疾病因
而添劇呻痛艱楚之狀見者無不憐悶此皆報虜
寵極福過灾生橫厄叢萃尚誰咎哉仰惟 聖度
如天 軫念舊物當此罪籍必欲 曲全昆虫草
木之微亦知感被乾坤之澤臣雖至頑寧不動念

顧以國法至嚴公議可懼再度承命迫於不得已而衆聽已為譁然咸加指點出則甚違法憲入則坐孤聖教以此以彼舉之無所臣之進退極可悶矣嚴召累及病勢又革伏地煎悶不知死所唯願聖慈特量情勢亟罷臣職以全事體臣無任惶恐悶迫涕泣祈懇之至取進止

待命劄

伏以國有刑章苟出賊招一左一右法毀弊生臣忝在推官之首而反為弄壞三尺之人則他日公

議謂之何哉臣不幸姓名既汚於兇賊之口有罪無罪自當明覈審處况賊招現出之人或被拿囚或名列推案而獨臣晏然抗顏按問同出一招之輩獄體豈如是乎聖渥隆厚前後敷諭深坊曲盡臣非木石亦粗識事君之義若非大段事體所係則當此國變罔極之時寧不勉承恩命而敢為引避之計乎伏承聖批一向敷勉此實臣情塞弊拙未能盡暴肝膈而天日之明猶有所未燭也處身無所辭抑何懇昔在光廟朝

李施愛欲離間股肱之臣聲言韓明澮申叔舟為
內應一時風雲魚水之會非賊讒所行而 光廟
猶下之獄 明廟朝已酉之變李浚慶以兵曹判
書亦出賊招當時孰不知其為誣妄而浚慶辭滯
本職誠以大獄之下論議至嚴其所自處不得不
如此矣由前言之入參推鞫勢所難為由後言之
終辭職名明有舊規反覆思度臣之不可冒出也
矣矣耿耿達夜目不交睫心疾尤重諸 聖添劇仰 天
揮涕不知死所伏乞 聖慈亟 賜斥罷以全公

私臣無任惶懼戰灼之至取 進止

待 命劄

伏以臣聞迫狼狽之狀已盡於三章而 聖批又
下辭旨極嚴至 責以不恤國家之憂且 勉以
赴難之義奉讀未半肝膽墜地震慄惴惴不知死
所臣之姓名既汚於賊招而同出於此招者方被
拿問臣若不顧獄體晏然冒出則彼被囚之輩謂
臣如何當其推覈也彼必恠訝臣亦羞惡古今安
有名掛賊口而坐鞫其同出一招之人者乎今臣

之不可參鞫中外之所共知而 聖明每以強避
不當避之事為 教公議可畏 聖教愈峻臣遭
此不幸將何所處身耶自遭禍厄心魂驚喪重墮
維谷煎悶罔措廢寢却食今已數日舊患痰疾益
加緊重晝則忍痛伏枕夜則倚壁達朝 命召連
終不得趨詣罪戾尤極只竢 誅譴伏願 聖慈
憐臣危迫亟 賜片罷以全事體臣無任惶懼涕
泣之至取 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自前月以來連患疾病僅僅仗仕氣證眩
證漸益重發精神頓喪筋骸俱解起動之間呼吸
短促喘噎呻痛良久靡定每出入 殿上聲徹
御榻或退而眩仆未即強起此則象目所憐觀也
日久患深身憊病集淳熱上襲頑痰中結晝則百
味皆失唯思冷物夜則寸刻不寢倚壁達朝今又
猝得暴下之穢疾半日之內度數極頻當此 國
事方急之時不得趨仕至蒙 嚴召累降終不克
奔詣惶灼悶感不知所處伏願 聖明矜臣危疾

非朝夕可療並 查先今祈免事理亟 適臣本
職以全微喘改卜他相以濟 國事不勝至幸臣
無任悚慄切迫之至取 進止

辭職劄

伏以臣賤疾重嬰諸證互侵狼狽日深罪戾彌積
伏蒙 聖慈軫念舊物不 賜嚴譴乃反 遣醫
問疾 降以珍劑前後 聖渥曲全微喘感泣銘
鏤唯有隕結而已抑臣福過灾生種種有微踰溢
之害到今益甚靡論其他只以狗馬所患見之中

氣之虛敗有似神鬼為戲日異而月變氣證此劇
俱是氣脉逆行腸胃失常之致而乃無發於一時
呼吸喘息起居運動俱不能自由呻吟數日萎蘼
頓劇伏聞日間 聖候未寧今復 親臨鞠獄至
下召命臣瞻望 宸極心魂飛越臨當冠帶出朝
又值穢疾難制不克扶曳詣 闕以 達下情惶
戰肉糜持躬無地伏願 聖明憐察臣之情事日
益危迫亟 賜罷守以全餘命適卜新相以濟
國事臣無任悚慄待 命之至取 進止

漢陰先生文集卷之六



